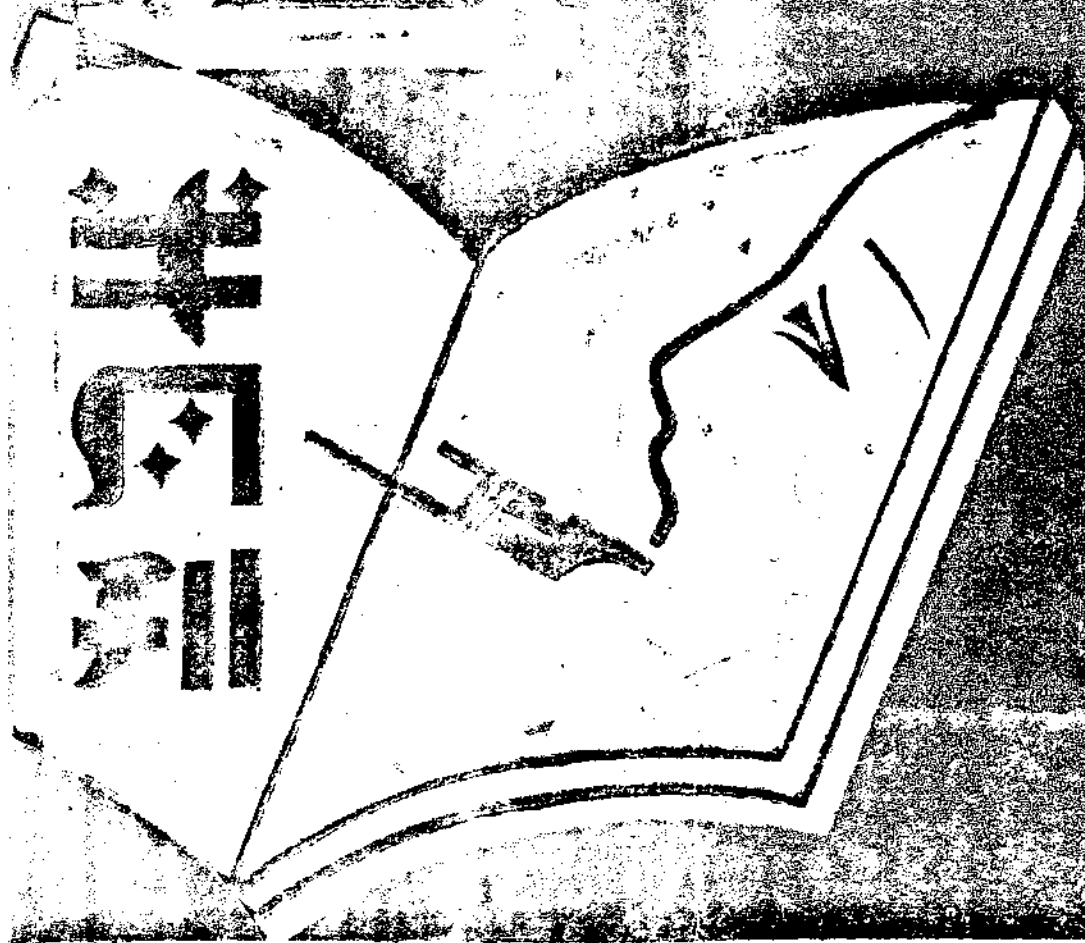


NOV 6 1936

婦女

半月刊



姐英作

第一卷 第三期

本期要目

世界集訊

婦聲半月刊

論著

婦運之今昔
婦女問題什談之二

專載

英國婦女運動

羅斯福夫人側影

記抗戰中的蘇雪林教授

自由談

漫談婦運

為家庭婦女呼籲

生活素描

憶「浪流」

江南村婦

青年習作

戀歌

走錯了的路(小說)

電料行的女主人(小說)

雲海記

青春的鬥爭

紅葉

紅葉

紅葉

婦聲半月刊

胡適

婦聲半月刊

李旭英

千年窒息，	向誰呻吟。
激動猛鷲，	發不平鳴，
惟有婦聲：	生活素描。
文藝家政，	自由談論。
故都黃華，	怒放瓊英。
將我情感，	愛此新嬰。
用我智慧，	造她心靈。
如鈞降世，	三五豐盈。
小別半月，	握手歡迎。
歡迎婦聲，	光照永恒。

兆華洋服店

大批冬季

呢絨到齊

專作應時

男女服裝

工精價廉

定期不悞

地址：

西單厚德商場

南街路北

世界集訊

巴黎和會，歷十一週之長期，於十月十五日閉幕，一般人士認為和會結果，不但未能使東西雙方衝突減消，反而有所增加。繼巴黎和會之後，五十一國之聯合國大會，業於十月二十三日在紐約召開，杜魯門總統親臨參加，對大會頗寄厚望，大會內分為政治、安全、經濟、金融、社會慈善、文化、許治行政、預算及法律等委員會，每一委員會均有五十一國代表，預計於十二月初閉幕。國際關係漸趨和諧，盛傳史達林將分訪美加，英外相貝文及美國務卿貝爾納斯亦各發和平演說，故日來對於第三次大戰之憂慮頓減。

納粹主要戰犯戈林李賓特羅甫等十餘人，於十月十六日夜間在紐倫堡監獄，執行絞刑，惟戈林係於十五日夜服毒自殺，一代兇魔如此下場，令人警惕不淺。

政府為對和平談判表示誠意，蔣主席提出八項辦法，中共發表對時局聲明，自稱對政府已作八次讓步。沉悶已久之僵局中，吳鐵城邵力子等赴滬邀請各方代表入京，商談國是和乎之門既見打開，各代表亦紛紛交換意見。陳總長蒞臨故都，對華北軍務有所指示，各將領於會後即命各返原防。

平漢線國軍進抵定興，即向徐水挺進，保定方面國軍北上，日內即將入京，商談國是和乎之門既見打開，各代表亦紛紛交換意見。陳總長蒞臨故都，對華北軍務有所指示，各將領於會後即命各返原防。

平保間每日有飛機一架担任空輸，對隔絕而月的孤島，可以互通聲息完畢。蔣主席夫人於十月二十三日中午，飛赴台灣，連日到各地巡視，台省民衆，對最高領袖熱烈歡迎，所到之處懸旗稱慶，街頭景象，頓顯活躍。平津兩市長易人由何思源杜建時分別繼任，王耀武將軍主魯，熊張兩前市長調為國府顧問。

南京大成殿公審周逆佛海，旁聽者萬餘人，打破歷次審奸紀錄。偽華北政委會總署總署署長汪時璟判處無期徒刑。前女軍代表楊惠敏，於松滬戰役，四行倉庫爭奪戰中，曾冒萬險為八百壯士獻旗，當時頗令人敬仰，後以通敵嫌疑，被捕入獄，迄今猶在縲絏之中。

美國著名研究國際關係專家裴教授抵平，將留平七週到各大學作專題講演。北平國立大學以復員關係，遲至月杪，始能分別上課。東京帝大，講授中國文化，專設教授五人，主講中國語言，中國文學，及秦漢兩代之文化史等。

時評

我們要求中共

由於第三方面的努力斡旋，久已沉悶的時局，似乎又漸趨活躍，主席在十六日對時局發表一篇聲明，并提出八項解決辦法，對於各方的建議，盡量接納，不表示出政府對和平統一的誠意，更足以使一般久已苦于戰爭的同胞，再安一安心，可是十七日中共突然針對此聲明也發表了對時局聲明，除再反復十四日的談打打談是由於中共八次讓步，而政府一再破壞協定的謬論外，更嚴重的提出一條以恢復一月十三日的軍事位置為商談先決問題的條件，誰也知道，等到現在的局勢變遷，有了多們大，教他完全恢復原狀該是多們困難。至於一月十三日的局面演變到現在局面，是否要由政府負責，可由事實證明，有眼皆知，姑可置之不論，以絕不可能的事件，為商談的先提，遂口上說「我們是要和平的」真不知其是何居心了。

第三方面的提案，政府已表示意見接近，但中共除毫無表示外，更謂以安東問題，商談與否尚未決定。在宣傳休戰之決議下，中共一再發表刺激言論，這些都表示什麼？對於政府委屈求全要苛求，要拿掉，甚至於完全置之不理，僅爲了洩中共的私憤，爲中共的單方利益，以人情原諒無不可，但請你不要忘了你是一個政黨（雖然不合法），並且時常以民主以保護人民權利來號召的政黨，那些苛求條件，以理論反無提出之必要，而現在竟名正言順的提出，不知是對政府的報復，還是對人民的洩憤，因爲政府要和平，人民更要和平，政府要統一，人民更要統一，現在的政府的願望是和平人民的願望是一致的，我們請求中共饒了我們人民吧！一些事情，一些條件，要以人民爲前提，不要僅僅顧了你們一黨的權益，而忘掉國家和民族。

談婦女運動之今昔

張逸塵

- 一、力求團結
- 二、堅定信仰
- 三、擴大範圍
- 四、實行新生活



新時代之巨

浪，掀起了新的思潮，世界的各角落，雖在大戰方艾，餘痛猶存的時候，仍然是在「戰爭雖未迫近，和平尚待保

證」的氣氛中，一方面各種國際和平會議，喋喋不休；一方面則以聯立自國之安全爲口詞，保持戰時之強大軍備，陰雲密布，時起時伏。尤其自百年來，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帝國主義之壓迫，軍閥之蹂躪，內憂外患，相繼瀕臨，國家多難，民生凋瘵之我國，復經八年浴血抗戰，於去年「八一五」，欣逢全面勝利，方慶更生伊始，孰料國共糾紛，於茲開始，邊談邊打，亦戰亦和，在此具有歷史性之偉大時代，建國伊始，動盪不定的我國，佔有全民半數的婦女，爲謀求自身之自由平等，爲促進國家世界之和平安定，值此三十五度之雙十節，亟有檢討過去，策勵將來之必要。

清朝光緒末年，康有爲梁啟超輩，倡議君主立憲，推行新政，對婦女之解放，亦曾聲討；終因清廷腐敗不堪，慈禧專擅過甚，六君子以後，康梁逃匿日本，光緒被幽瀕台，所辦新政，一令取消，婦

女解放云者，不過曇花一現而已。

我先 總理鑑于國事日非，人民痛苦，甚于倒懸，遂創造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倡導革命，聯合海內外同志，爭取人民之自由平等。民元以還，創制法律，舉凡權利義務，亦以男女平等爲立法原則，是自母性社會，迄今數千年來，被枯槁壓迫之我國婦女，在法律上與男性絕對平等，此舉尙爲竊端。

袁世凱秉政以後，夢想帝制，卒有民四洪憲之役，軍閥政客接踵而起，縱兵逞亂，禍國殃民，人民疾苦，且漠不關心，婦女解放，又何能道及！遂使幼年時代之婦女運動，又生波折。

自「新生活運動」倡行以來，婦女解放問題，遂爲國人所矚目，推行最勤，收效亦宏。組織漸臻完善，範圍日益擴大，婦女自身，皆澈底覺悟，知非矢志團結，奮發圖強，不足以脫却數千年之羈絆，而走向自由平等之境地，以參加社會，政治等各部門之活動，與男性並駕齊驅，而克盡國民之職責，政府方面，亦深知非使男女平等，各盡所能，不足以集中人力，抵抗帝國主義，消除政客軍閥，是以雷厲風行，其進展有一日千里之勢。

「七七」事變，抗戰軍興，政府以戰略關係，退守西南，誘敵長進，華北及濱海數省，相繼陷落。是時，日寇之取績已成，但在帝國光榮，天皇威

狼 (續)

三幕童話劇 李清燦

豬：看，你還不去，他們都要來了，

（給錢）

狗：噫……小意思，小意思（接錢）

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噫……

（仍未走）

豬：去呀！

狗：噫……要是你那兩毛錢也沒有什麼用長的話，我……我……你叫我怎麼說好呢？

（不耐煩）

豬：（不耐煩）拿去吧，我的狗大爺，還不去，他們都要來了！

（狗匆匆下與老母狗撞個滿懷）

母狗：（大叫）噫呀！死鬼，走路不看前面，眼睛死到那兒去了？把鼻子也碰疼了！噫啞！

狗：對不起，太太！

（溜走）

母狗：死鬼！

（提着酒壺酒杯，發現豬頭三）

母狗：噫呀！豬大哥呀！那兒沒有找到你呀！原來你在這兒，來，來，來，乾了這三杯再說。

豬：對不起狗大嫂，我實在不能

喝了。

稷之迷夢下，一味頑強，推行毒化政策，限人制民思想，倒行逆施，無所不用其極。是以甫將成熟之婦女運動，又遭打擊。抗戰諸地，雖仍本初衷繼續努力，然以國難方殷，在抗戰第一，軍事第一之神聖口號下，其進展或有未足令人滿意者。

去年「八一五」，法西斯的野獸——日本，終於降服，此歷史性的光榮勝利，從天而降。勝利來臨了，我們要舒一舒氣，伸一伸腰。但牠帶給我們的不是一朵美麗之花，而是一片飢寒之聲，不是和平與統一，而是戰亂與割據，唉！中國的命運太苦了！婦女運動的阻碍也太多了。

在這個時候，在這偽民主的幌子，惑人耳目的時候，雖有一部份婦女，迷惑或被閉在偽民主的幌子下，但我們更努力，我們要自救而救人，要把偽民主的幌子撕破，使他們解放出來，再見天日重獲光明，那麼我們便須注意下列幾點，且促其實現

一，力求團結 中國人好比一盤散沙，婦女亦不得辭其譏，且當此宵小忌避之時，非有堅固之團結力量，極易為宵小所乘；是故宜堅強團結，集中力量，一德一心，推誠相見，要選賢用能，勿自相傾軋，庶婦女之解放運動，永久不渝；自由平等之獲得，必底於成。

二，堅定信仰 總理有云：「由信仰而生力量，」是無信仰，必無力量；三民主義為救國救民之決策，五十年來，始終不變，不容稍移。故欲完成婦女運動，必須以三民主義為最高理念，惟謹慎慎，矢志奉行，庶邪說無所入，信心不為搖，婦女運動之不成，其誰信之。

歡迎投稿！

三，擴大範圍 婦女運動，猶限於少數知識階層之婦女，自無所疑。今後努力目標，應在於喚起佔大多數，生活最苦，知識最低，只有義務而不爭權利之鄉村婦女；彼等受舊禮教之束縛，受經濟之壓迫，終日度其牛馬式之奴隸生活，其悲痛，其勞苦，誠為慘絕人寰，筆墨難罄。勝利雖屆，匪患瀕仍，凡我婦女，須知彼等乃婦運最有力之一環，務以拯救彼等為職責，使婦運之範圍，逐層推進，日益擴大，以期我全國婦女，同登衽席，皆獲自由。

四，實行新生活 中國社會，仍未脫過渡時期，舊禮教雖被破壞，新道德尚未樹立，尤以婚姻問題及職業問題，男女之不平等等，有目共睹，然我婦女須反求諸己，不可怨天尤人。檢討自身之缺點，例如虛榮，奢侈，保守無能，皆為構成此畸形結果之最大因素。故內須明禮義知廉恥，外而負責任守紀律，自重自愛，不屈不餒，由力行新生活作起，而達成婦女之解放運動！

總而言之，當此時會，誠我婦女躍起之千載良機，幸勿輕輕放過，必須坐言起行，腳踏實地，進家庭則為賢妻良母，入社會則是國家棟樑，勿畏廚房勞苦，勿畏事業艱難；不為窮苦所移，不為虛榮所誘。看！我們的前途正遠，我們的責任無邊！大家撻起手來，擺脫桎梏，我們的枷鎖，切斷束縛我們的鐵鍊！

最後，我們要高呼：不要依賴！勿再拖延，幹！幹！幹！挺起胸膛，鼓起勇氣，為我們的自由平等奮鬥，為國家的和平統一而戰！前面的曙光，正是我們勝利的左券！

歡迎批評！

母狗：沒有的話，這兒那個不知道你豬大哥的酒量，今天是什麼日子呀！不管三七二十一，乾了這三杯再說。

豬：我實在不能喝了，這樣兒吧，我領你的情，乾一杯吧！

母狗：啊！啊！豬大哥真會說話，還領我的情，好，好，好，你也別嚇，我也不敬你，倒說這倆事兒怎麼辦？

豬：什麼事兒？

母狗：什麼事兒？你還裝糊塗，用着人家的時候，恨不得把人家攔在懷里；不用的時候，就跟廢紙一樣兒，往字紙簍裏面塞，把人看得那樣兒不值錢，沒有那樣兒便宜！

豬：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我的狗大嫂？

母狗：哼，還跟我裝那一門子孫子，「烏龜吃亮火蟲」各人做的事兒，各人心里明白，我這個心，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要叫我把這事揭穿了，我怕你豬大哥可受不了。

豬：我道是什麼事兒，吓了我一大跳，這些事就算我對不起你，我給你賠個不是。（作揖）

母狗：沒有那樣兒便宜！

豬：那麼你要什麼說吧？

母狗：沒有那樣兒便宜！

豬：那麼你要什麼說吧？

談雜題問女婦

二之

一起做務義盡從須等平要

水木

目前國人常有一種普遍的現象在充斥在排演，那便是：女人們以為男女太不平等了，於是那裏憤慨，牢騷，以致嘆息，爭取，而社會的確仍以「不平等」來待她們，男人們却以為女人們太不馴順了，大事小事都要爭平等，爭得令人頭疼，而事實上除去認為她們這種舉動是多事以外，絕不肯稍稍放寬尺度多有一點平等的待遇給她們；不因這「爭」平等而招起他們的反感從而憎恨女性已經是萬幸，在這種現象之下，形成的是兩種壁壘，一方面在爭平等，一方面則保守着平等的防線不肯放鬆！這樣下去可以說永遠達不到男女平等。

在歐西的婦運途徑中，也不是沒有過這樣的過程，不過歷史的教訓在告訴我們，這種單靠口頭或力量爭來的平等！慢說力量不夠，即便够也不會持久的，因為對方的力量較強時，便依然有丟失的可能。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婦女參加實際工作才博得參政權和平等地位的史實在昭告我們：要達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從盡義務做起。

我們留心觀察目前中國的社會，較比重大一點的責任多由男人担負，女人多任次要的職務，至於機關裏被人譏為花瓶者之流那就更不用說了。這種積習相因，數千年歷史薰陶的結果，使着女人們懶的單獨負責，因而偶有幾個敢於負責的女性也無緣

担起能負的責任，歷史上幾個要担負責任而失敗她的女性，只得瞪着眼睛自食其失敗的果實。這是一種不能不剷除的現象。

今後要想到真正的平等，只得從多担責任多盡義務下手去做，權利的爭取倒是十分次要的事。拿一個機關來說，除去私人女秘書那種忝不知耻的職位以外，多是極不重要的職位才肯給女人，而女人也就偏不爭氣，公事送到她手裏是八個「不能」「不會」！這不能不使有理性的男性同仁發生厭惡，如果她再不以裝束上的考究，來討得無聊的男同仁的調笑，簡直成了一個機關裏的贅尤。相反的如果是一位十分有修養的女性，機關裏的一切處處留心，樣樣能幹，職位雖然低下，然而却有超過男同仁的技能，更有超過別人的勤快，事事多替別人盡義務，漸漸的自然會博得別人的敬重，因為事實上，你對於事務的進行，的確有所貢獻，做到使人們感到有事實上的需要，便不能不用女職員了。女職員的地位，才能無形中提高。

我平時最厭惡到理髮館去看到女職員除去吹風電臉，洗頭等下手活以外，歷來不敢担負其他工作；固然像這種地方師傅的界限很嚴，然而如果偶有師傅不在場的時候，自己接過來理髮一次，做得成績十分良好的話，師傅又何嘗不落落清閒！而自己的地位却因而提高了。近來看到街頭女人在替人補車帶，事情雖小，她却把自己變成了生產者，更拿一個家庭來說，近年來女主人們固然常常外出從事社會事業，在中國社會組織並沒健全的現在，家庭中自然還有許多工作加給女人，無疑的女主人對這個家庭盡的義務越多，她在家庭中博得家人子女的敬重也越多，無形中便是她地位的提高，試問我

母狗：我什麼都不要，我要人！

豬：人？

母狗：噫，我要你！

豬：我？

母狗：對，我就要你！

豬：啐，你這人真奇怪，翻臉兒就不認人。

母狗：是呀！要不怎麼叫狗臉兒呢！

豬：可是昨天我要娶小白羊，問你，

你還答應得好好的嘛！

母狗：昨天，那是昨天呀！今天就不

許變嗎？

豬：乾脆點兒，我給你錢行不行？

母狗：錢？你有多少錢給我？是三十

萬，五十萬，還是一百萬一千萬

呢？

豬：不管，你說你要多少吧？

母狗：一家銀行？

豬：有。

母狗：一座洋樓？

豬：成。

母狗：一個粉紅色的流線型的小轎車？

豬：行，還有麼？

母狗：還要一個西洋的小毛猴兒？

豬：都有，够了吧！

母狗：不行，還不够，你娶了小白羊

之後，隔一天要到我家里去一頓

豬：（爲難，支吾）那——可是可以

，不過阿狗在家里總不方便吧？

女兵們！別來有年

孟曉夢

記抗戰中一支女軍·勞働婦女服務團

二月裏，武漢的人羣，追逐着江南的季雨，在這裏飄落着，在淞滬激戰三月南京撤退之後，武漢成了中國的心臟，各式各樣的人都向這兒湧來。局勢雖然一天一天的緊張，但大家抗戰的信心却愈發的堅強，特別是年青人，在這裏表現得更年青，沿着京贛千里跋涉歸來的我，很快的又跟一些年青的朋友活躍起來。

團長——胡蘭畦

一次我由量才圖書館走出，碰到了一個矮小而有一雙大眼睛的女兵，文南告訴我，這是胡蘭畦，等我一回頭，她已走進門內，我們只是無言的路過了一次。

不久，我計劃着要到江西去工作，有四個小妹，小郭，小鵬，文南以及曉曉，要跟我去江西工作，這一來我躊躇了，她們的真摯，熱情感動了我，

但我們年紀太小了，曉曉大一點，也不過十四歲，那三個都不過十二，三歲，這樣的孩子跟着我們她們有勇氣我到擔心起來她們問到我，我無話說臉上表現得很不自然，這幾個小傢伙，却挽着嘴哭了起來，經我考慮之後，晚上我去見胡蘭畦，她很痛快一雙大眼睛，閃爍着智慧的光彩，談到她們以勞働為基礎的工作作風，談到抗戰的持久性……就這樣，三個小妹參加了婦女服務團，第二天她們穿着軍裝，唱着歌跑來告訴我，她們是勞働婦女服務團，

初初成立，僅是上海的一羣女工來參加的，這一次來漢口，胡蘭畦僅帶來了五六個人並準備出版她們的幾部書，大部的人仍在安徽前方隨軍工作，排起隊來大家管胡蘭畦叫團長，私下裏大家都叫她媽媽，她們笑了，我也笑了！此後我在路上常碰見她們穿着軍裝，戴着軍帽，看不到頭髮，如果不聽到她們語音，看不出她們是女兵啊……有一次她們中間一個叫史珍的曾被江漢路夜女給拖走了一次，鬧出這樣的笑話！

不幾天，三個小女兵給我留了個條子說她們竟先我而去前方了，臨去的那一天胡蘭畦寫的在德國女牢中出版了，她們高興的跟我說笑，我用無言的目光，送她們上了車，車開了，遠遠的聽到她們愉快而堅強的歌聲。

初履江南的北人，真有點「耐不合」，這漢人心愁的濛濛細雨，我離開了武漢心想在江西，總不

母狗：怎麼不埋怨你，人家小白羊好容易弄到手，倒叫你給看跑了，還死在這里幹什麼？你看人家豬大哥急成什麼樣子，還不去找去

（狗向深林里走去）

母狗：你那兒去哇？

狗：往這兒去呀！

母狗：怎麼朝里面去呢？你要尋死法呀？

狗：嗨！你這人！又跟你講不清楚，人家看着它到裏面去的呀！

母狗：你怎麼不多找幾個人幫忙去我呢？

狗：唉，不跟你講了，人家怕狼，不肯來嘛！

（狗走入深林）

母狗：死貨！（向豬）豬大哥，你別着急，小白羊要真的找不到了，還有我陪着你呀！

豬：——

母狗：要是你嫌我老了，我包管替你

我個年青的，比小白羊還要漂亮二十萬萬倍的小姑娘！

豬：——

母狗：噫，你看我們家的狗阿嬌怎麼樣兒？「瓜子臉兒，梅花胸」不比小白羊漂亮些嗎？

豬：（發了豬氣）不行，我非把它找回來！「好漢不吃眼前虧」，我

會被吹淋了，誰知一到南昌，風兒仍然是細雨飄零，在南昌會去我過她們一次，誰知竟先我一日，開赴皖南，在激烈的戰鬥中展開了戰地工作。

戰地工作開始

由她們的來信中，知道了她們冒着砲火，兩次翻越天目山，在九攻包圍中，淋着江南大雨，涉着深水，在背負傷兵，在救濟難民，她們活躍在出生入死的大線上，這種活潑的生命力在當時，任何戰地服務機構都沒有她們做得好，她們沒有槍但她們有更強健的抗擊精神，在戰地裏生活的移動性特別大，因此她們的行李很簡單，行軍軍來，她是自己背，此外公家的佈置以及醫藥等物，也要她們來背的，時常也做些藝術宣傳工作，無台無景也要演戲，雖然水準並不高，但予人以極深而良好的印象，我想起這這種種良好印記的唯一要點，該是她們那卓越真定的刻苦精神。

半年以後，她們跟隨部隊奉調回江西工作，我們遇見了，但出乎意外的是她們團裏每一個人，都是個個精神健壯她們對我那如真的經濟，我思納爾，文而告訴我：她們團裏凡是外來的信，一律張貼在

她們自己的「女兵之家」裏，每週一期，除了大家寫

的文章，外來的信，也由她們人採

水車在兵女美



貼的，其中有些是關於婦女的情，有傷兵的信，有他們老乾媽的信。時常也有些可笑的，沒有感情的情書！成了大家的「笑料」。

團員的戀愛觀

團員的戀愛觀，我會問她們對「戀愛問題」的看法。她們的意見很直很簡單，她們不反對戀愛，但決不在軍中發展。因為上海出發時，她們的發起人何香凝先生，曾很忘言的提過她們「擔心着她們會亂軍心，爲了不使這位老乾媽憂心，她們穿上軍裝，除了民族革命以外，更更爲婦女學氣，因此她們對外來的愛情襲擊，也應付很順利，由於在軍中服役，胡爾哇把她們訓練的連地軍事化，無論走士兵X長官，見了面，她們都一副標準的立正敬禮姿式，就把人給嚇住了，要是想對她們說中有另外企圖的話，她們連串的問問題：文學批評：『英譯：』『我把你問個目瞪口呆，因此她們沒有工作以外的煩惱，一直在軍中有極良好的聲譽，和數年光榮歷史，也是由於她們缺少這種感情上的波瀾。』

學習精神

學習在她們也是做的很好的，每天一清早太陽還沒有出來，就聽到她們在上操了，一次射擊比賽，她們中間有個人得過優等，夏天她們學得游泳，不兩三個月，每個人都可以精液，多方的玩水。

不讓人家吃我，嗚我，用了我的錢又騙了我，我要讓小白羊老

白羊知道，俺老豬也不是好欺負的，我不能叫人家無話我野面，

豬頭三鬆羊騙了，這不是笑話！

母狗：我早就說過，小白羊是養家

的，看它媽媽老白羊那副慈嚴相

兒就知道，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我看你就別死心眼兒了吧

，有了錢那兒還找不到人，你就別希罕它了！

豬：不行，我要不把它找回來，這口氣就難嚥下去！你等着吧，我去買來。（往深林里走）

母狗：可別去呀！小心狼呀！

豬：不要緊呀（下）

母狗：我看我還是早些回去吧，我還

要留豬口氣請一輩子的（下）

（太陽被雲遮住，舞台格外顯得陰森可怕！）

（狂風驟起，不一時，聽見狼呼嗚嗚，山岳都未俱爲之震動，繼而雷聲轟轟奔過，哀鳴）

（老白羊從深林里跑去，剛到樹後，一隻狼就阻攔而至，閃電一樣向羊追去，用手捉住羊腿，從樹後拉出，如獲一獲）

（大笑）哈……哈……看你逃到那兒去！

（把羊撕成兩半，張開血盆大口

鬥爭最激烈的

英國婦女運動

葛岩

進行示威被捕
燒毀商店玻璃
毀各地郵筒

英國的婦女運動是受了法國婦女運動的影響，其結果却給全歐洲的婦女運動奠定了一個有力的基礎，英國首次要求女權者是：服爾斯頓克拉克脫女士，在一七九一年出版「女權辯論」反對威棧及一般男性所主張的男尊女卑說；提倡在職業上男女的機會均等，在教育上應使男女同學，更進一步的主張婦女在會議上應有議員的地位。

英國社會主義的鼻祖阿文及其弟弟湯姆森都是主張男女應有同等權利的，湯姆森在一八二五年發表了一篇論文極力陳說，男女在能力上應有同樣的發展，也應享同等的權利，在法律上尤應受同樣的待遇。

約翰穆勒是英國功利主義的哲學家，他以爲文化是開始于男女共同參與政權在他作議員的時候，在一八六七年的議會中協助提出婦女請願書同男子著名的第二份請願書，同年五月在下院演說，主張一八三二年以後的選舉法中，以「人」字代替「男」字，不幸他演說後議院中以七三對一八六票被否決。他對這事非常憤恨（便在一八六九年寫出一部名著曰：婦女的服從是從男女的心理上能力上說以婦女服從男子是不合理，這部書給近代的婦

女運動以很大的幫助，於是英國婦女參政團體在曼徹斯特倫敦等處也都隨之發生。

一八六九年英國全國的婦女都獲得了市鎮村的選舉權。一八七〇年獲得了被選舉爲教育委員會委員的權利同時既婚婦女的財產條例也施行了，並許可婦女可以同男子一樣的進大學讀書。

一九〇六年英國的自由黨執政，婦女運動也隨之而起，因爲自由黨重視內政，並於一九一〇年有議員在下院提出婦女選舉權，決定既婚婦女，每年有十鎊以上的收入者既有完全選舉權，但當婦女社會政治地位成立後，時常用暴烈的手段妨礙社會安寧，所以剛開始有些發明的參政權又受到了挫折

班羅斯德夫人是戰鬥派「婦女社會政治會」的首領，該會初成立時，不能以穩健的手段得到社會的同情，以後漸漸趨於激烈一九一二年一月大舉搗毀商店玻璃損失達十餘萬鎊，同年十一月班羅斯德夫人又指使婦女會的會員們用黑油及燃料燒毀各地郵筒。

當時參政運動已激烈到了極點，一九一三年該會又秘密的計劃破壞政府的治安，不料被警察告發，政府便用了從未施過的壓迫手段壓制婦女運動（接第十七頁）

狗：你幹什麼？

狗：它哭得可憐，得你什麼事兒？

狗：你，你這話奇怪了，小白羊它媽死了，我怎麼不難過，你怕不快活，你也沒死媽。

狗：什麼？你說什麼？

狗：什麼！沒說什麼！沒聽見就算了，真他媽的厚顏！

狗：厚顏就厚顏，有什麼關係，反正我不是活王八。

狗：你，你他媽的說誰是活王八？

狗：我曉得那個是活王八，反正不是我！

狗：我，我養你這個豬頭三！

狗：你滾！你滾！你滾！

狗：過來就過來。

狗：你敢動手？

狗：（狗猶豫）

狗：動手哇！他媽的不壞好種！

狗：（打豬一耳光）動手怎麼樣？

狗：（摸臉不敢還手，嘴仍硬）你敢

狗：（使勁擰豬一交）動手你怎麼樣？

狗：（見豬擰倒，哈哈大笑）哈哈……好玩呀！好玩呀！

狗：（爬起略帶哭音）你，你敢！？

狗：（見狼高興，勁兒越發大起來，又擰豬一交）動手你怎麼樣？

狗：（哭起來了）你個狗娘養的，你再敢！

狗：（笑够了）好了，好了，你他媽的，「鴨子死了」擰倒很硬！問你，老白羊死了，你哭什麼？

（下接第二十四頁）



中外婦女名流介紹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主席
國際婦女大會召集人

羅斯福夫人側影

愛文斯 (Ernaune Evans) 作

(編者按) 國際婦女大會 (International Assembly of Women) 已於十月二十日在美國紐約舉行，該會由羅斯福夫人主持，由各國代表共商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中國也應派參加。本文是關於這位大會主持人的側影。

羅斯福

總統夫人曾被選為美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代表之一，後來又被選任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主席。

羅斯福夫人幼年就喪了父母，曾在英國讀書，當她返回紐約的時候，她常常跑到東區貧民窟中訪問，她是關心着人民的生活和整個社會的福利的。

一九〇五年，她和羅斯福結婚，生了四子一女，第一次大戰時，羅斯福擔任海軍部的大長，而她也過着相當安穩的家庭生活，社會活動較少。及至羅斯福得了小兒麻痺症以後，一切對外的聯繫都是由她設法維持。她會是婦女俱樂部會員，因此繼續地參加集會。

羅斯福當選後，她進入白宮而成了美國的「第一夫人」，但是由於她親自接觸人民的痛苦，所以在地留居白宮的十二年中，她一直是

一個從事改革的人物。

她常常訪問人民的疾苦，還專游歷全國，從來沒有要衛隊保護。她常常接到許多人民的函件，大多數的函件都要她作實際的幫助，因此她敢向政府官員提出問題，並且提供建議。結果她有一批老官表示不嫌，認為她多管閑事，但羅斯福夫人却自以為是個公民，作為一個公民，她是應該關心全國所有家庭的福利的。

她做了許多以往總統夫人從來沒有做過的事。她舉行記者招待會，她前記者招待會最稱職。她舉行記者招待會，目的在求經濟不景氣之下女記者不致於失業。後來她自己又當了新聞記者，她寫新聞記者協會的會員與商業工會大會的會員。

她的新聞寫作，範圍愈來愈廣，她的主要貢獻是每天二百字的「我的一日」，刊登在全國七十五家到八十家報紙上。在這些專欄裏，她使美國人民和總統的家庭生活互相接近，使得美國人民認識訪問白宮的實際人物，而且藉着這世界第一夫人的足跡而瞭解各地的風土人情。



羅斯福夫人

她永遠是一個和善的女主人，每年招待着九萬名左右的賓客，除了私室以外，白宮是全部開放歡迎客人的。自從傑克遜總統時代以來，美國各界的人物第一次可以親切地參加白宮的集會。羅斯福夫人曾經親自駕車到火車站上去接她的客人，因此許多美國婦女都覺得她們是和這個第一夫人熟識的。

當然，她是不得不遭遇有史以來一個婦女所受到的最多批評，許多人都批評她所管的事情，超過了限度。但是這些批評並不足以推翻她的信念，她永遠接受擔任許多餐會上演的猶太人以及勞工教育問題而發表演說。她會訓練發聲以使她的音量足能充滿一間大的禮堂，此外她還參加普通電台的廣播，以及無線電空中對於問題的演講會，又在一個美國最大的婦女雜誌上按月發表對於許多問題的答覆。

在故都，凡是愛好文藝的朋友，對綠漪女士，這位自「五四」以來在文壇上開過花的作家，總不會太生疏吧。她的散文寫得是多麼精緻而清麗。「棘心」所搜集的十幾篇文章，便是那個時期的代表作。很多中學的國文教師，把綠漪女士的作品，先為學生習作的範本，而且很多孩子們也喜歡讀她的文章，並且把它背得挺熟的。

記抗戰中的蘇雪林教授

綠漪女士

◆孫耕◆

她從不因爲任何問題而惱怒，有一次，伊黛爾·卡納基問道「你怎樣避免生氣？」她回答說：「我祇好憑着對於上帝的信仰，和自制的力量，這些都是長久以來對我具有力量的。當然，即是如此，我有時還不能完全控制自己，但我總努力隱藏我的怒氣。」高林會問道：「藝術家怎樣才能最有助於國際的和平？」她說：「可以通過藝術的表現來說明宇宙的真理，這真理是超越種族宗教以及地理的界限的。」

「某次會有一個人提出古怪的問題，問她有沒有個綽號？她答道，當她幼小的時候，她的名字叫做「陶蒂」和「格蘭納」。有人問她，你是不是會燒菜，她說：「我是一個很差的廚子」，但是，她說如果努力去作，她也許能做成一個不壞的甜糕。當有人提出有關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差別，以及退伍軍人與兒童問題

十幾年來，綠漪女士一直在武漢大學教書。「七七」後隨校西遷四川嘉定。那是一座風光綺麗的綠城，青衣江和大渡河把這座小城圍得緊緊的。不熱不冷的氣候，使我們這位女作家，在那裏平安的度過了八年的歲月。現在又回到武漢的珞珈山了。

今年五月中，我離開嘉定的前夕，到蘇先生家裏告辭的時候。我們由學校的復員，談到

或在宴會討論宗教問題，男女關係，她總是很嚴肅地予以解答的。

她現在正寫一書自傳，第一冊是關於她早年生活的，已經寫完，第二冊關於她在白宮時期生活，今年秋季即可出版，她相信惟有寫作呼籲的方法，才能使世界獲得改善。她還不懷疑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問題，她一生的經歷使她相信任何一方面的意見，都應該得到完全表露的機會。她認爲，如果人們可以公開談論和爭辯各種問題，就足以補救偏見和愚蠢。

羅斯福夫人現在已經當選爲人權委員會的主席，她相信該委員會將制訂人類權利的法案。許多曾在亨特大學的聯合國大會中看到她的人都說，她身軀高大，活躍，堅定並且是一位深知聯合國組織中間紛爭的人物。她是一個極其平凡而又平凡的婦女，也是人類希望和平的象徵。

文壇的近事，由蘇先生家裏養的小白兔，而講到蘇先生剛剛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月兔考」。我告訴她我將要北上，她很高興，她說北平太可愛了。並且還同我講了很多她在北平讀書的事情。雖然她離開北平有十幾年了，可是她一直在關心着它，懷念着它。蘇先生是安徽太平人，她愛北平是超過她的故鄉的。因爲戰事，使蘇先生與北平相遠很久了。筆者到此後，

承編者案稿。行旅之中，無以為文，聊以此塞責，並獻給故都中關心蘇先生的朋友。

抗戰中後方的教授生活，是異常艱苦的。除了教書以外還要顧家庭中的瑣事。蘇先生當然也不能例外。雖然苦，苦得也開通。一座小樓房是同袁昌英先生兩家合作的，因為地一高，臨窗可以憑眺凌雲古渡，與峨嵋山影。一間書房兼會客室，經常的招待着去拜訪她的朋友和學生。也就在那裏，蘇先生寫了不少的文章，這幾年來，除了在商務出版的「屠戮集」與「蠅集」外，還有「兩明英烈傳」和「說文」，「東方」等刊物上所發表的考證性的學術論文。蘇先生正從事希臘神話的研究，她認為世界文化是一元的。就希臘神話和中國古代的傳記印證很多是不謀而合，關於此，不久將有一部十萬言的巨著問世，近一年來她的身體時感不適，去年教育部給她進修假一年。她還帶病不息的工作。預計今年暑假中可以完成。我想，這部著作出版後，或許有些人不會同意她的觀點。可是，這樣具有文化研究的文學著作，在學術價值的法碼上是很高的。抗戰的生活雖然苦，但她始終沒有屈服在現實痛苦的面前，而放棄學術研究。

蘇先生原是在法國學美術的，歸國後研究的志趣轉了方向。這幾年來也很少作畫，偶而興趣來時，才提筆蘸色，雖然蘇先生已答應替我畫一幅山水，因為還沒有買到很好的宣紙，我便匆匆的離開了嘉定。現在想起來還覺得是一件憾事。

蘇先生在武大教的是大一國文和中國文學

史，雖然她的身體不太好，可是從來沒有請過假，每當上課鈴聲一響，我們這位女教授提着一個黃色的皮包便走進講堂了，沒有一個學生不敬愛她，有幾難的問題，她總是細細的解釋清楚。她對學生寫作，並很細心的寫學生改文章。這種負責任的態度真使我們感動。不僅教學是這樣。就是寫作和處事也是如此。因為我是武大「珞珈週報」的負責人，每次請她寫文章的時候，只要我把原稿的日期告訴她，總是如期送來了。她說：「我了解你們刊物的困難，當然我應該幫助你們。」我們沒有稿費，也沒有準備給蘇先生一文稿費。但她對我們的索文從來沒有拒絕。並且還鼓勵我們：「只要能維持下去，就算很好了，誰還要你們的稿費」。

蘇先生是一位積極而樂觀的愛國主義者。當抗戰發生的時候，她興奮得落下淚了。雖在戰局萬分艱劣的時期，也從未說過一句悲觀的話，她鼓勵她的外甥去從軍，而且還寫了一篇真摯而熱情的信。這封信也放在「屠戮集」裏了。

誰不為勝利而歡頌。誰不為勝利而狂歡，當敵人投降的消息傳到嘉定時，這座古城已沸騰了。由武大學生領導的遊行隊伍，像一條奔流在古城裏泛濫起來。蘇先生同袁昌英，凌叔華兩先生不知什麼時候也未進了行列，高舉着火把，喊著「中華民國萬歲」。

勝利後，因為蘇聯給東北問題所帶來的陰影，使蘇先生同樣的感到憤怒。在我們決定愛國遊行的前日，可真把她忙透了。上午出席教

授會討論是否參加學生遊行。下午又參加學生的東北問題座談會。次日「珞珈週報」要出東北問題專號，我跑到她家裏請她寫文章。她說怎樣來得及呢？最後還是答應我了。允許當天晚上十點鐘把文章給我送來。以金兵兩下的歷史資料，說明了當前的形勢，寓意深沉，大約有三千字左右，這篇文章在珞珈週報發表後，南京中央日報以專論把它轉載了，雖然是匆忙中趕寫的東西，可是一點不苟且，不敷衍，這種寫作的態度確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蘇先生不僅是一位十足的愛國主義者，而且還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每一個星期日的上午，她都是在禮拜堂裏過去了。她並不迷信上帝，而覺得一種真誠的信仰可給予人們靈魂上的安慰，她愛國家，她愛世界，她更愛宇宙的真理，善，美。

除了教書和寫作以外，她的生活平靜得像秋天的潭水。家庭養了二隻小白兔，無事的時候便逗它們玩，還有一隻小貓，經常的臥在她的書桌旁，偶而出來走走，不是同袁昌英先生便是凌叔華先生。她們在嘉定住有八年了，很多孩子們看到這三位女作家時，總是恭敬的向她們打招呼，她們給青年們的精神食糧太豐富了，誰不愛戴她們呢？

如今我離開嘉定已四個月了。我懷念那一座灰色的古城，那古城兩邊的江水。我更懷念四年中受教的師友，尤其是指導我，幫助我最多的蘇雪林先生。武大已復原了，我想蘇先生也早已回到了珞珈山。在此，謹遙祝蘇先生的健康，並獻給故都中關心她的朋友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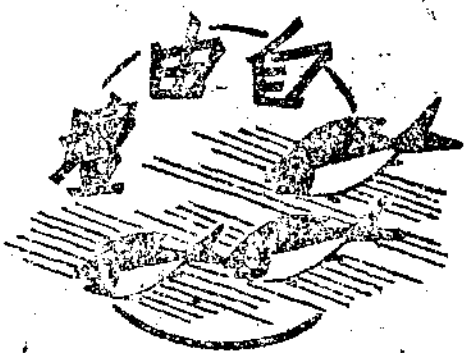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十，十四，於北平旅次

漫談婦運 (二) 依舟

翻開一部中國歷史，由推動婦運的角度上看，幾乎是一部專事壓迫婦女、統制婦女的強大男權社會發展史，在這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除去所謂形式的壓迫婦女以外，在婦女意識上，聰明的男人們也會給罩上一層陰謀的鐵鎖，一直到今天婦運之所以不能正常的展開，除去社會經濟基礎的條件不以外，就是現社會意識方面的束縛。由縱的方面講是傳統三四千年封建意識的作祟，就橫的方面講，舍去男人意識中對婦女的傳統卑視作用仍部份存在外，婦女本身在不知覺中依然保持着幾千年的盲從的柔弱心理，不要說就一般婦女來觀察，就是從事婦運工作者本身多少也有些殘餘的封建意識約束下的偏狹心理，我們欲期婦運工作的順利開展，首先必須清算這些封建殘餘意識中的渣沫，第一我們先由從事婦運工作者自身清算起。

固然我們不敢在自我批判的開始，就說從事婦運工作者大部份是受了風頭主義的支配，但是我們也絕對不能否認有這樣的情形存在，而且這一部份的現象，可能的在影響着婦運行列的全體因為這並不是由於婦運工作本身產生的現象而是因為婦運工作開展以後，招致來各種意識目的不同的份子裏，含有這種心理的份子，因而侵蝕成婦運行列的不景氣的，或過度一時喧囂，結果！一般談論婦運的人，大都以此為最大的障礙，其實，就婦運行列本質上講，這並不是一個絕大的病根，反到是一針增加

溫度的反映藥劑，運用的適當，可能的殺去不少的身體內的病菌，而實際可怕的却是婦運行列中含有不少封建殘餘的偽裝，而且這些偽裝者本身並不知道他就是封建殘餘的支配者，所以由她們表現的態度方面絕對不會帶有絲毫的偽裝痕跡！我們在自我批評席上可以很客氣的請她自動來暴露出本來的面目！當然這就顯露的養成，責任絕不在這些不是自動偽裝的婦女！



譬如我們身臨到一個大會席上，風頭主義的婦女盡管她如何的叫囂！高呼！但是她口內所喊的，不論在內容以及情感方面都必須依據婦運的理論，她絕對不能背謬這些依據

而活動。至於在我們的大會席上坐在很重要位置上所謂社會名流，學者的夫人們，她們一言不發，或是暗中指示機宜！操縱把持這大會的情緒，我敢斷言，這是表裏一致的封建殘餘的實物，也正是我們的革命目標！

然從事婦運工作者一定會這樣的答覆我的話「運用她們的社會關係，建設我們的運動基礎，便利我們的活動機會……」以及一大套技術理論混合的辯證，其實這些話是完全錯誤的，說這句話的人，本身不是封建殘餘的

支配者，起碼她也是被運用的單位之一，因為今天中國社會經濟基礎雖然沒有達成允許婦運全面的，正常的展開的階段，但是由於農村手工業的大崩潰的前夕，我們不能不準備，第二步，也就是正常的婦運工作的展開，只在偏僻大經濟點的都市裏活動，已經表現出我們的部份心裏的柔弱無能，再去依恃所謂大人先生，名流夫人的支持，其結果自然不會達成我們的理想，何況社會關係的打開，任何人都有這種本能，又何必依恃她們，而且她們正是在另外一種方式下，被強大的男權統制着呢！更何況我們要展開一種活動必須有一個不偏不倚的信仰，根據這個信仰再從事正義的活動，運用人，不是正義的技術，況且來往之間，以我們純潔而單純的能力，往往會在無何中被人利用！更何況這種走近道的心理，又正是三四千年封建勢力統制下婦女無才無能的殘餘性質的渣沫呢！

紅葉

世草

山路崎嶇人影衆
松柏蒼翠葉紅
景色綺麗遊人醉
醉意騰騰笑丹楓



憶流浪

紹英

別了受難的同胞們！

到後方去！這是明朗化下，華北青年心中的口號，可是究竟從那裏去？需要多少路費？去找誰？這些問題却是很難解答，又不能明目張膽去請教任何人，只好三三知已竊竊私議，漸漸聽得傳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取道河南新鄉，一是取道山西孝義。

洛陽淪陷後，鐵路更重重的壓在我們頭頂上，天氣是一天比一天的冷了，空氣也是一天比一天的緊張，走在馬路上時常看見的，就是日本憲兵隊大汽車上載着白蠟捆手的中國人。河南的路已經切斷，這時便認識了幾個第二戰區作地下工作的人，才打通到第二戰區的路，於是就在三十年的舊曆歲暮實現了我們的計劃。

陽曆一月二十五日，領到薪水，次日拂曉，我們同行的幾個人齊集在太原車站，買了同蒲南段到義棠鎮的車票。乘客擁擠不堪，警察用皮帶亂抽，好像是到了鬼門關，尤其是我們，每人心裏都捏着把汗，恐怕在路上遇見空襲又怕地雷滿車；最怕的就是被特務看出馬脚，押回憲兵隊。

火車到了義棠站，下車後經過警務段檢查，行李全打開了，帶的書都一頁一頁的翻着看，就隔時間很長，日本憲兵在旁邊監督着，本來這站下車的人很少，與第二戰區只隔着一座橋，像我們這學生樣的人，很引人注意，警察又再三盤問我們的去向，好容易花言巧語的逃出了虎口。

出站後，先到鎮上唯一的一家客棧裏，這家客棧是專門做這種來往送人生意的，給我們雇好跑孝義去的轎車。此地距離孝義僅僅三十里，一座橋隔離着兩個不同的世界，過橋時，花了買路財，過橋回頭遠望，心裏默默的說：「別了，受難的同胞們！我們是不等勝利，不回頭。」

驟車在山溝里徐行

坐在轎車裏，好像是鷲月的鳥，看誰都駭怕，到處受盤查，辦理登記手續，把居住證交

到登記處。當我們第一眼看見穿灰色制服的國軍時，真是又驚又喜。下午四時才到孝義城裏，運輸站這個名詞是新聽到的，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原來就是第二戰區內的官營旅館。裏面的設備非常簡陋，住房是男女分住，吃是配給制，安置好行李後，首先有人來張羅換法幣，那時一元偽幣可換三元法幣，地方人管偽幣叫做「鬼票」。我們因為換得很急，又沒有熟人，只換了兩元七，當時沒有搭好到臨縣的大車，要過大年了，誰也不願意去，恐怕年下趕不回來。必須在此暫住兩三天才能走，在運輸站裏住着，非常着急，又認識了幾個參加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新同志。每天吃完飯，就去踴大街。

此地的婦女，均穿着短衣服，寬腿的長褲子，長小衫，臉上施些脂粉，頭髮梳的很整齊，街頭隨處可見，普通人家的女人，都要戴一兩件金首飾，女人婚姻的對象，多半是從此路過或駐守此地的隊伍，初婚重婚都不在乎，穿制服的就好。男子從事經商的居多。

一運住了四天，才載好車，此處距離縣不過三百里，兩天山路，一天石子路，坐在轎輪大車上，走着石子路，一至一扭，搖得五臟六腑都要搬家。一輛大車，載着七個人的行李，人不能全坐在上面，必須輪流着走，每天平均走五十里山路，這真是有生以來，打破走路紀錄的事，脚下磨成了泡，早晨，天不亮就起來上路，看着滿天星，半輪殘月，坐在車上圍着棉被，也是別開風趣的事，有時却願意在地下走走，不然能凍僵了。晚上不黑天就我沿途

的運輸站住下，房裏一舖冰冷冷的大土炕上，窗下放著盞不明不滅的核桃油燈，一屋子萍水相逢的朋友，一天的疲勞也管不了許多，倒下身子就睡。

洪爐傳熱

走了三天半，距離的目的地尚有四十里，天漸漸的黃昏了，天空飄起了雪花，拚命的向前趕着走，到隰縣城天已經大黑，城門也關了，好容易央告着守門的兵才放我們進去，奔到運糧站，人都住得滿滿的，只有一間沒人的房子，好久沒人住過，裏面很是潮濕，並且已經有七個人佔了半間，和人商量好，我們七個人勻了半間，此時也不分性別了，地下舖上草，睡了半夜。

次日清早，我到舊日學校的校長，現在在此處的進山中學教課，想再商量走的辦法，可是不幸得很，一位同伴因為不耐風霜而病倒了，除去看病吃藥以外，我們僅有的路費就全部罄盡，正當舊曆年，賣衣服沒人要，賣被褥怕

冷，生活完全仰仗校長的幫忙，在此所認識的朋友，沒有一個是富有的，籌路費不容易，靠人心裏也不安，還是我職業解決生活問題吧！校長就把我介紹到省立小學去教書。這不過是維持暫時，有機會再走。



看名都的長一兵一和

這里關於行政方面，聽到許多的新名詞，如民族革命同志會，這是二戰區的特殊組織，稱司令長官為會長，每次集會的所在叫洪爐台長官訓話叫洪爐傳熱，洪爐台的對面是合謀室。

司令長官學說的要旨是物產證券，按勞分配，實行的制度叫兵農合一制，三人為一組，一個常備兵去入伍，兩個國民兵在家種地，出產除納糧外要供給常備兵的家用，三年一換，家中的婦女，每年要交布，職業婦女可以幸免。

公務員待遇很底，薪俸小，有本人和家屬的食糧，不兼營點附業，生活難免維持，總之，想要在山西生活，處處需要有人腦筋，用十分之九是本省人，一般人的心理：「山西是山西人的山西」。

婦女知識水準，最高的受過中等教育，還有小學沒畢業就去教小學，小學教育還有本背打的餘毒存在。家庭婦女，生活非常苦，結婚年齡很早，普通十四五歲就結婚。她們的代價是現洋，普通在隰縣娶太太先講好要幾百塊現洋，其他的條件無所謂，在此高價婚姻自主的時代下，真想不到黑暗的角落裏，還有這種純買賣式的婚姻存在。其他男女間的結合，也非常簡單，當地婦女，很容易受物質的誘惑，不過是物與肉的交易。

久違了！重光的古城

八一五：勝利的日子光臨了，各處都起了騷動，這時我們的學校奉令遷回太原。雖然回去的路照舊和來時一樣，可是因為國內戰事又起，走在路上很不方便，一路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又趕上秋雨纏綿的季節，二百多里路走了二十二天才到介休，搭上運煤的火車，本來可以當日到太原，不料鐵路發生障礙，在敞棚車上坐了兩天兩夜，天公作美，下了一天的雨，衣服行李全濕了，回到太原後真是蓬首垢面，狼狽不堪。重慶故友，驢地重遊。更見許多昔日坐上客，已為今朝階下囚了。

爲了再求深遠計，仍想返回北平，在今年的春季車通後，就捲土重來了，當火車路過豐台，行至東便門時，望見烽火臺的城垣，心裏高興得要跳起來，悄悄的說：「久違了！重光的古城！」

「可……以吧」。我用緩慢引長的聲音，當時這緩慢復他了。但是我終于也不知道這答復對不對。是否合于教育原理。這希望教育家們指教。幸而那一堂只有這一個學生要上廁所去，並未發現第二個。這使我不勝額首稱慶之至。

其實，我「批准」上廁所也自然有我的理由；這絕不是受賄通融，更不是什麼親友情面。我想：

(一) 孩子們心總總是純潔的，不會撒謊。

(二) 別的孩子也都是好的，不會借此投機取巧。

(三) 我既反對破壞模樣的君子們專制，當然沒有限制人大小便的理由。

(四) 即便校長大人知道了之後說我破壞了他的校規，則革去我的「代職」於我也毫無可惜。反正我這「老師」的壽命是預先知道的，只有七天。

雖然如此，但是等那學生上廁所回來之後，我即乘機「訓令」所有的學生，嗣後上課的前五分鐘，最好先到廁所去一次；免得上課之後破壞公共秩序及諸多麻煩，「仰即知照」。但是我用的是和顏悅色的「訓令」。

受人託，終人事。

一星期的大關，總算殺過來了，雖然自己精神上飽受了多少創傷，但總也算「受人託，終人事」。

星期日的晚飯後，我正在院中撫摸着我精神上的這些創傷的時候，忽然聽到緩緩的拍門聲。我想這大概是「君」來了。開門看時，果然。

「勞駕，勞駕，磕頭！謝謝，謝謝！」我一開門，「君」連串的向我說了這麼一大套。

我發覺了，何功勞之有，而竟蒙人這樣多的「謝」！及「頭」！「謝」分說，將他先讓到屋裏，於是彼此又問了些分別之後七天的情形；似是而非，含糊糊糊的磨扯了「大頓」。我當時確乎想把七天的心得及感想細說給她；但她總是眼睛望着窗外說：「今天的天氣……」

「君」說：「最後我也只好將「印信典守」！(教課書練習簿)拿了

出來，交代清楚，完事大吉。

結語：俯首甘為孺子牛

由于短短的經驗與教訓，知道了教育幼年的孩子是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昔時孩子們不聽話，「老師」們可施以打手心，罰跪，以及其他種種肉刑。使孩子們無條件投降。但是民國以來，這些刑罰，在形式上看來，或多或少的是已經改革了；所以孩子們的「肉體」似乎也多少有了一點保障。但是孩子們在精神上的桎梏，仍是一丘之貉。然而究竟也不能不說是有着若干的進步；使老師之尊，不大容易維持了。對於治安的鎮壓方法，既不得真像「皇清」時代的軍用肉刑，又不便乾脆揭發「納粹」主義；所以欲使天下太平，彷彿有點棘手。故「家有三斗糧，不當孩子王」，的呼聲出來了。

所謂「孩子王」，亦即所謂「老師」也。「王」與「師」之尊，畢竟是威風的。所以「欲為王者」及「好為人師」的人的心理，究竟是免不掉的。然而亂世之王，逆徒之師，做起來也頗傷腦筋。因為很容易費力不討好。尤其「西風東漸」之後，公然提倡「民主」；要上者俯首老老實實給在下者在大眾服務；這在王與師的「威風」上，確乎是殺風景。怎麼辦呢？於是感好問

教讀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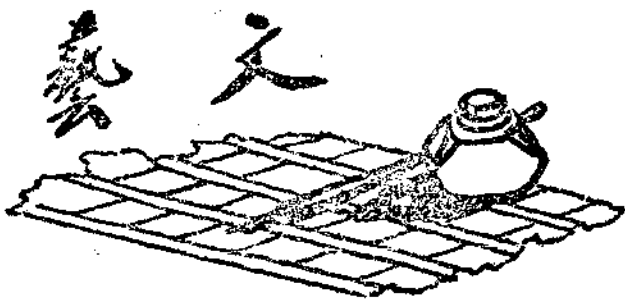
(教) 稿

諸聖賢。一有酒食先生饌，有事弟子服其勞。(論語)這樣掌乎其錢的理論出來了。這「酒食」一師一就可以吃酒食而不服其勞，而弟子就必須專一服其勞，不「吃酒食」的無條件服從了。於是乎「師」也者，大有可為矣，其勉乎哉！

嗚呼！我現在又想起了魯「哀公」的一首詩，茲抄錄如下，就算是這里的結語吧！

自嘲

選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點頭。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避嫌不作三朝客，遲暮甘為兩水秋。
老眼平生空四海，窮頭白髮老一丘。
手攜鐵錘方築室，身帶銅鞭未息憂。
聞郎頭搶誰爭強，得未休休未肯休。
坐看牽牛織女星，不為乞巧祝佳期。
眼邊淚滴知多少，不到天明強欲垂。



走錯了的路

絨青

夜歸着腳步掠過了P巷，素常冷靜的P巷披上了夜的紗衣便更加沉寂了，像死了一樣的停止了呼吸，只有深秋的寒星在閃着眼，道旁稀落的路燈低垂着昏暗的頭顱，離巷口不遠的崗位上一個勤於感守的警士在向着這陰森的巷子凝望，秋夜陣陣的寒風刺透了這勤苦人的薄衣，他似乎在打着冷戰，然而他的兩眼却始終不離那神奇的巷子。

P巷仍然是沉寂得沒有一絲氣息一點鐘二點鐘……夜更深了。

一道光芒射向這裏「哈嘍！老張你來啦，今夜這裏的確有些毛骨悚然啊！我的責任可交待了」這個警察向着他的伙伴招手，他在預備着歸去回到他溫馨的家裏。

「怎麼？出了事嗎？什麼事讓你這樣戰戰兢兢呀！」

「啊呀！老張你真是個寶貝白天這巷子裏鬧這麼大的事你會不知道？」

「哦！原來是那件事不是你提醒我倒忘掉了，唉！可憐的瘋子」，一片陰影遮蔽了兩人的心扉。

先一個走了，留下的是膀闊腰圓的老張。

「天老爺！保佑那瘋子安安穩穩的睡吧！慘，慘，真慘」，老張又犯了他愛自言自語的老毛病，他向着天在為那可憐的姑娘禱告，一會兒手揮進了袋裏，拿出來的是一雙小巧白色的酒瓶，一揚脖，嚥下一口，重又放進袋裏，酒喚起了老張的精神，一陣力又亡力又亡的皮靴聲在夜的氛圍中響起，老張提了指揮棒大步的踱着，他在巡視着這安靜的夜街，然而在他心上却展開了白日的一幕。

忽然他聽到了一種聲音，由遠而近，像是他的步伐的前奏曲，心中一喜。

「哈！接班的來啦！」

然而這步履是那麽輕盈，不像是來接班的五魁，但是深更夜半那裏會有行人出現呢？老張抓緊了手中棒，想回過頭去，但是脖子有點僵硬，突的心中一抖「莫不是……」猛然轉過身來面前站的不是別人正是使他憐憫使他同情的瘋姑娘！月兒使他看清了這姑娘的模樣，蓬鬆的鬚，苦笑而焦黃的臉，直視的兩眼，左腰撲撲的布大褂和腳上的一雙漂亮的高跟鞋，這可怖的鏡頭使得老張轉過來還沒站穩的身軀失去了重心，他想逃但是胸不由心，骨慌張張的向後一退，沒有躲成反而摔了一跤，他自覺髮根往起直豎，耳邊又響起了銀鈴似的笑聲，一隻冰冷的殺手突然後觸到自己的額上，老張的心在抖，鼓足了力量往起一跳，又看見了那直視的雙眼，他忘了剛才對她的恐怖，心中充滿了哀憐他把她引回家去，轉過頭來仰望P巷跑去，滿以為她也會逃到P巷來，然而當他回頭一看時，使他失望了

遙寄

齊霞

夜深了，
皎潔月照大地起了輝光，
流螢般的寒星閃爍着掛在天空，
皎潔光啓開了我的心扉，
映出一幕往日的情景，
朋友！往日月圓時我們總是同觀望，
如今你却做客在異鄉，
此情此景，
我只得幽幽的哀傷，
朋友！往日同賞時你的歌聲悠揚，
更使我沉醉在月夜的懷抱中，
如今我獨自倚着樓窗，
痴然望着皎潔的月亮，
稿紙中又瀾到你的歌聲和以前一樣，

這姑娘仍舊背對着P巷呆呆的站立，像一座石雕泥塑的偶像一般，寒夜裏忽然起了呼呼的風聲，一個人一個瘋子在冷月之下，恐怖中更覺悽慘。

忽然P巷中瑣瑣聲哭的跑出了一個老太婆，瘋子似乎聽見了老太婆的聲音，竟轉過了身體哈哈大笑起來，在靜寂的夜空裏這笑聲猶如淒厲的鬼嚎，老張的混身起了一片雞皮疙瘩，他想起有人來了他可以回到他的崗位了，但是猶

頭一看，崗位上已經有人站立了。

「好五魁，你早不來讓我一個受這場虛驚」，老張心裏想一邊和五魁打了招呼囑咐五魁小心瘋子，便預備回家了，但又一想，且讓我幫這老太太一下吧！於是重又向那瘋子走去，現在瘋子不笑了正在向著五魁呆看，老張走到瘋子背後，試着在她背上推了一下，瘋子並不回頭往前衝了一步，又站住了，老張胆子大了起來了，施展他的力量將瘋子向着P推去，老太太見有人幫忙千恩萬謝

「張爺！要不是你老，我們母女這一夜就只好在大街上泡腳，讓我怎麼謝謝您呢？懇請進去坐坐好嗎？」當他們三人到了瘋子的家門口老太太感激的邀請着。

「也好，只是恐怕要打擾你們休息了」，老張的好奇心在慫恿他答應老太太的邀請。

「那兒的話，慫恿客氣了」老太太邊說邊往裏讓，屋門口又出現了另一個姑娘，眼淚汪汪的走過來將瘋子拉到廂房，瘋子柔順的由她擺佈，老張却隨着老太太進了上房，一隻五欄的燈泡懸在當中，照得這間屋子沒有一點生氣，加以剛才的一幕悲劇，老張覺得自己的周圍被着一層陰慘的迷霧，不由得向四下巡視了一回，然後坐在一張舊式的木榻上，老太太也落了坐。

「唉！一個老太太帶着兩個姑娘已經是够苦的了，誰知道孩子又得了這種病，白天她妹妹做事去了，我一個人不但要看着她而且要做飯，有時候她犯了病，我們母女竟連飯也吃不成」老太太流下了兩行老淚。

「可是她這病是怎麼得的呢？」老張追問着

老太太仰起了頭，兩眼呆呆的望着破陋的天花板，在她眼前拉開了回憶之幕，變幻的人生使她滿佈皺紋的老臉，忽然開放快樂的笑顏，忽而流出傷心的痛淚，過去，像一本惹人煩惱的痛史，她已把它扔在腳底，幾年來她從不曾看它一看，如今爲了好心的老張，她要重去看望那本臥在腳底的痛史，她要再撫一撫數年來心中的創痕。

(待續)

客我清醒却不見你的倩影，
只得獨自徘徊淒涼。

白 鴿

雲天外

飛來了一隻白鴿

輕輕地落在破屋瓦上，

張着熱情的眼睛

用短啄自撫理風塵中的雪羽

眨眼便又飛去了。

一朵溫柔的夢花

却留在我的心上；

可是

那羽翼呵

不再能爲我維護

投向遙遠的國土了。

秋

在春光中蔚藍的天

空呈現着一幅莊嚴而溫

和的面孔，微微地對我們

們發笑！並給與我們無

限的光明與愛撫，曾幾

何時，現在秋風吹來，

秋的脚步已踏上人間很

久了。

窗外的風似乎在懸

垂着將殘的花兒，調喚

着已枯的草兒，使得這

些微弱的花草們發出細

小的聲音，像對我們流

淚哀訴。

秋，你的面孔爲那

樣的憔悴，你對於萬物

何以那樣的無情？鳥語花香和風送暖的季節過去了，你的步伐，一到百

歲俱消，美麗的牽牛花早已消逝了青春的面貌，那翠綠的柳葉，也被你

催黃了，繁榮的夏天爲秋風的吹到早已遠去，毀壞了，凋落了，醜陋不

堪了。變成蕭條，冷落淒慘的秋天，少年失去了青春，老年歸宿在墳墓

，只有，英武的松柏，仍然在這灰色蒼茫的環境中，拚命的招呼着已枯

黃了的微花弱草。

☆ ☆ ☆ ☆ ☆ ☆ ☆ ☆

電料行的「女主人」

李清泉

在一條古老的街市上，三年前開設了一家電料行。其實，電料行在這條街市並不是稀奇，而且早有了五家都受着日本的統制，營業不振，暮氣沉沉。

不過，這家電料行，却是別開生面，數個月來，拆毀了舊址的破墮不堪的平房，而建立起一座新型的小樓。小樓在這條古老的街市倒是一與眾不同。

於是，這個與眾不同的買賣便轟動了全街市，整天，在這電料行的門前圍滿了人，好像都能在這裏獲得一些生氣似的。

大家注意的不仅是這個精巧的建築物，不只是屋內的電料以及各型無線電，而是特別注意着這電料行的主人，一對青年夫婦，一對摩登的青年。

他們倆，男的是那末英俊，女的又是那末漂亮，真不知道這條古老的街市，是那裏的風水。這條古老的街市，的確，自從這電料行開設以後便熱鬧了起來，便發生生氣了起來，便消滅了蒼老！

三年來，在淪陷區的商店，不外三種趨勢，營業不振報歇業，然後換了日本的店舖；營業不振，仍然苟延殘喘，等待着繁榮的未來；再就是囤積，倒把，居奇而大發國難財。

很明顯地這個新型電料行，在一般觀衆的眼裏，是一個國貨，倒把，居奇的新穴巢！電料行的主人一定是位發國難財的能手！尤其大家要聯想到他一定有日本門子不然便是有什麼要人撐腰子。

電料行開業以來，整天有要人往來，有日本軍官往來，還有一些青年男女往來，電料行成了一個機關成了一個計議廳，成了一個交際場。

電料行裏，一會兒無線電放着日本的音樂，放着日本的歌曲；一會兒却又放着西洋的音樂與西洋的歌曲！室內一會兒滿是紅燦燦的燈光。一會兒却又滿是翠綠的燈光。

電料行不是一個商店，沒有一個顧客敢開那西式的門，因為那門不是爲顧客所裝設的。警察們不敢正眼看這電料行，特務隊也都告奮勇地暗地裏對電料行加以衛護。

「妳這天怎麼總是沉默」男主人捺開了短波無線電重慶的新聞報告。

不，我很高興與末！女主人搖搖頭，纖纖的手掠一下新奶油般的髮髮。

「妳覺得這種生活厭倦嗎？」男主人仍是不放心地追問着。

「那末，我們明天，到舞場去！」男主人只好又把唱盤收回去。

「不，我不願再進舞場去！」她不願再想起自己舞女的生涯！

「可是，妳應該散散心！」男主人憐憫地看著她。

「不，我覺得我們應該好好做買賣！」他徵求他的同意，兩隻水亮的眼睛更嬌美了許多。

「做買賣，我們不是做買賣的嗎？」他不明白她的意思，懷疑地凝視着她。

「我不喜歡這樣做！」她燈籠了眉梢。

「不這樣做，怎能賺錢？」他更是不解了。

「這樣賺錢是不會好的，我怕！」她的淚擠在了眼眶。

「妳怕誰？誰敢惹我們？」他想仗起她的胆量！

「這時沒有人敢惹我們，可是將來？」她憂慮地低下了頭，淚滴在了報上，新民兩個字慢慢濕潤着。

「妳要相信，只要有錢，永遠會抓着勢力的！所以妳不要怕，他學起絲綢，緊緊地抓着了整個宇宙。

「金錢不是萬能的！我們應該好好做些事業，不要只是陷害朋友，她把聲音放低了。

「奇怪，妳變了，妳？……」他不高興的望着她。

「我不會變，是你不是我的理想！」她率

酸地落下了淚。

「妳還有理想？你們女人除了金錢之外還有什麼理想？尤其是妳？」他不由得意氣惱起來，他想她一定別有所戀。

「你不要污辱女性！想不到你原來是這樣的卑鄙！」她也氣憤填膺起來。

「妳不要生氣，妳……」他笑着走了過來俯下身想要抱着她。

但，她却敏銳地離開了沙發，逃出了他的懷。

四

電料行的主人新買來一輛摩托車，擺在電料行的樓門前。

第一次電料行的主人騎了這輛摩托車風馳電掣駛過這條古老的街市，是隨了一串摩托車與日本載重大汽車。這

一串摩托車有的是警察局有的日本憲兵隊的。電料行主人穿着筆

直的西服疾風吹不倒一個皺紋，戴着一頂美呢帽，扣着半邊臉，還

戴着一幅寬大的墨鏡。

女主人失意地看着這一羣魔鬼，又去施展

他們罪惡的魔手，她的心激烈地開跳着。

她凝視着這條死寂的街市，她凝視着街市

上這些癡呆的人羣，她

更呆望着電料行中每個店影茫然的面孔，立刻她沉溺在一個冗長的回憶裏。

她是一個舞女，在舞女的生涯裏，她恨透了金錢與勢力，她更嫉恨了日本人與當時的

人，她明白了他們都是罪人，都是金錢與勢力的奴隸，他們爲了金錢與勢力，不惜做惡多端

，不惜毀滅人類的幸福！

她愛她的丈夫。他是一個英俊的青年，在他們未婚時，他是一個有志氣有血性的青年，

於是她愛上了他，於是她擺脫了一切金錢與勢力的誘惑而嫁給了他。

他們婚後，便進行了做買賣的計劃，一個掙脫犯罪的計劃，但是她的丈夫却是這末一個

大罪犯，却是日本的密偵，他爲了金錢勢力，要殘害着多少他的朋友，與多少中國軍隊，這

些可憐的爲中國而奮鬥的志士們都在他的魔手裏，成了日本的俘虜！

她喜愛自由，她爭奪自由，因爲她在舞女生涯裏是不自由的，爲了經濟的壓迫，於是她

更想到中國如果在日寇的掌握裏，中國人會不自由，會永遠在壓迫的魔掌下苟延日子！她嫁

了他，是爭奪了一己的自由，是爭奪了，暫時的自由！

她起了一個懺悔，她要洗刷自己的錯誤，她默默地收拾自己的行裝，她匆匆地寫了幾行

留給丈夫的一封信箋，她更匆匆地走出這靈巧的建築物！

一輛三輪車，拉她離開了罪孽，離開了這古老死寂的街市。

別了，她沒有依戀，也沒有悲哀，只是茫然若有所失的，風輕輕掠過她的耳梢。她丟下罪惡，一分一秒的遙遠。

雲海記

文卿

記得兒時嘗讀武俠小說，內有仙山學道的故事，當時因爲年齡幼小的緣故，的確曾被那些虛無縹緲的傳奇幻景所迷蒙，更影響我後日喜山水，愛雲霞的癖性，每遇閒暇之間，必遠眺天際之雲，那種似是而非，若有若無之迷離仙景，每不禁爲之神往，以至於今日舊習未改，故每遇有觀雲景之機會，決不輕易放過，例如登山遊覽，或乘機遠行則必飽覽祥雲美景於無餘。

在秋高氣爽的九月，我離開了水鄉的南國，到北方來，在而今，內戰未已，硝煙遍野的祖國，僅有的南北交通工具，只有依賴這個航空的運輸了。

清晨九時離開了上海，一小時後沿着京滬線到達我們的首都南京，沿途並沒有什麼奇幻的景緻，十時半又道別了南京，經過蘇北沿着運河往北飛去，時將近中午以機身爲中央而分，西方則爲萬里晴空，淨如初洗，東方則爲雲海壓縮欲動，潔白如棉，真像無數的跪乳羔羊構成的一幅美的畫面。

沿黃河出海時，空中雖無雲集，而陽光下映海波，萬點金光遠處，雲天一色，與水無垠，襯出一派曠曠的美姿。

午後過青島，時西方日光強烈，尤其是機身穿過雲朵時白霧滿窗，全機內充滿乳白色亮光，刹那機身穿出雲端，浮於雲海之間，萬峯矗立，巒巒飛馳，有獸體人物之像形，有峭崖絕壁之懸立，奇景幻像無所不全，光芒萬丈，玄機奪目，如登天宮，如遊仙景，不禁爲之贊日，偉哉，壯觀！

三五·十·十七·



青春的鬥爭 張璠

雨後的夏天，給與人們

的清新又涼爽的感覺。階前的

的幾枝兒晚香玉禁不住淺淡淡的放香，是誰玩皮的搖落葡萄葉上的水珠？你看連青碧的葡萄也搖落了，孩子們，不顧冰涼的水點子，竟歡笑着把落在地上的葡萄粒子，拾在衣襟裏。八歲的訓兒頭上的絲帶，也似雨後的風仙，分外的鮮妍了。

「小妹，快來，快來，這些葡萄落下來了，我們快些拾，快些拾吧！」她一面匆忙的拾，一面連聲兒呼着五歲的小妹，小妹很快的跑去了。

「那是一隻鍋子，你不要把煤放在裏面！」

「這是訓兒在禁止小妹的聲音。」

「姐姐，我們來做炸牛排好不好？我看見媽媽做過，她是這樣一扔扔到鍋子裏！」小妹的聲響。

「不是的，我看見媽媽是把肉在鍋子裏泡一泡，然後才放在油中。」

「啊！忘了荷包了！哈哈！哈哈！」兩個孩子銀鈴兒似的聲響，自院中傳來，我於是放下手中的書，走到院中來，原來她們正坐在兩隻小木凳上，學着大人做飯的情形，她們把一個臉盆的底子向上，當做一面飯桌，落下的葡萄，正是她們的牛排呢，均勻的分了兩份在桌子上，天真的笑，在她們臉上泛著，誰有一枝妙筆來描繪？這才是一幅真樸，美麗的畫

面。

「嗚！訓兒，你們在請客玩嗎？」我笑着走近她們，然而我立刻發覺了我的魯莽，因為那一層天真的笑上，竟因為看見我而蒙上一層羞意，她們同時仰着頭向我笑，但是那是多麼不安，又勉強的笑着！後來訓兒忽然站起來，她把頭低下去，用頭和兩手用勁的推我，她竟有些氣憤，以致將臉漲動紅了。

「媽媽！您走吧，您的鍋子在廚房啊！您走吧！快點走！」我却有些惱怒的站住不動，似乎香園插在她們的天地裏，但是看到她們那凸起的小嘴兒，我只有很快的走了，才一走上台階，就聽見說：

「嗚！大人還來，大人還和小孩兒玩兒，她不是天天做飯嗎？媽媽！真討厭！」寂寞像一層沈重的鉛粉輕輕的落在我的心上，我竟不會露出那句話是訓兒說的，還是玲兒說的。

第二日爲了一個友人的約會，我帶了孩子們一同到花園去玩，園中並不似往年的整齊和清潔，更不要說有什麼花花朵朵，可見遊人却非常踴躍，所有的長椅都被各種典型的人坐滿了，我們只有在石子上路上慢慢的散步，不知是誰，折斷的花莖倒在路旁，訓兒順手拾起來，

「媽媽，這是什麼？」

「那，那是夜來香啊！」

「夜來香？怎麼不是黃黃的花兒，香香的味兒呢？」

「它現在老了，年青的時候，是很嬌豔的呀！我也順手摸了摸她手中的葉子，確是乾枯又憔悴了。噢！原來那幾朵好看的花，老了便這樣難看，丟掉它吧。」我要阻止她的時候，她的小手已將那枝枯枝拋在身後，是的，青春在孩子

婦女健身八段錦

馬嘉良

- 一，要有精細，準確，敏捷的觀察力和判斷力，
- 二，不合理的光榮不貪求，強權的壓迫不屈服，
- 三，不躲避事情，不煩惱，不幻想，做不到的話不說，
- 四，隨時考察自己的成功失敗點，隨時強壯生存力的不足，使自己隨時在進步，擴大，鞏固中，
- 五，有健康的身體，朗闊的胸襟，
- 六，失敗不消沈，成功不休息，
- 七，要隨時隨地尋我新的學問，和有力的啓示，
- 八，要有編織應變的智慧，和遇事不亂的修養，

們的心上，並不是寶貴的。大人們有什麼理由，誘導純真的孩子，讓她們對一枝失去紅紫的花枝兒的憔悴惋惜呢？我只有默然的和她們走着，在碎碎的石徑上，我已夢到灰色的翼子，撲閃在眼前。輕輕的看過訓兒和玲兒，在她們的眼中，正有千萬萬的彩色的光芒，似絕早的晨曦中，帶着露珠兒生長。

「你看，這兩個小孩多美麗。那一位一定是她們的媽媽，年青的時候一定是多麼漂亮啊！」兩位老太太緩緩的走過。

「是的，老，她是老不留情面對我的顏面塗改，描繪，雖然我將青春藏在心裏，可是無情的人們，仍舊是不斷的毀滅她。」

在轉彎的地方正遇到我的友人，「我是認爲失敗了，青春永遠不不過，衰老呢？」她凝視我半日，竟不發出一句話來。



惜別

夜未眠

「琴小姐！您端
哥來了！」

「是嗎？張媽……」

由客廳裏跑出來

一個「琴小姐」的一

位大約六歲的小姑娘

來，攏着兩條髮辮，

懸放在潔玉般的胸膺

左右側之肩前；青色

褶子，被風吹着似寬

雲飛舞，純白色的反

領上，襯着粉紅色

勻勻按排了的桃頰，

雙柳葉似的眉下，浮

着一雙秋水般的珍珠

；均勻的頰面，似一

泓碧水，浮泛兩個

不不息的渦痕，濃幽

不期然底顯露着；毫

無拘束底跳躍底向門

口跑去：

「呀！姑媽也來

取！端哥呢？」

「琴小姐」天真

瀟瀟拉着一位約三十

歲以上的中年婦人的

手，撒嬌似底問着，

仰着清潑的臉頰，真像在追尋期望着什麼似的；那婦人着一身樸素的藍布大衫，站在門口：

「琴小姐！您媽在嗎？——端哥在後邊……」

她未待姑媽說完，靈活底點了一下首，便

復快底向伊後身跑去；

「端哥！端哥……」

姑媽看見「她」活潑高興的樣子，不由底

洒下一滴淚珠，便進入門去；在距離姑媽後身

丈餘遠的地方，是一道清溪，溪岸上有棵粗矮

高大的垂柳，柳下溪灘有一方純潔的白石，石

上坐着一個年約七歲的小孩，着白短褲，白襪

衫，清潔無瑕；但有幾處破綻——一手撐着下

額，一手拿着一條柳枝，澀着平靜的水面，水

面分開了兩道款款的樹紋，慢慢底在展開，展

開——

平靜的溪水，似是反應着他的不甯靜的心

情；但是，平靜的情景，很容易引他憶起往事

——三月來和他在這潔白的石上，並肩而坐，

或垂釣，或談笑，有時或捉迷藏；記着有一次

捉迷藏的時候，他攀上那棵柳樹，伊尋覓了好

些時，也沒找着；於是，伊含悲切的口吻囑道

：「端哥！端哥！我……不玩了……你……你向何處

去了呢。」他在樹上含着笑聲底跳下來，幾乎

折傷了腿；「琴小姐！這不是我——」伊轉過頭

來，平靜的波面上，映給她一個嬌媚的笑渦；

這笑渦，就好像他現今激起的微波一樣，美麗

而神迷的笑渦裏，隱藏着無涯不可捉摸的往事

竟像波紋在展開，慢慢底展開——一幕一幕的

往事；故處的景物，現今——往日的垂柳，依舊

存在着，那曾學過的歌技，曾戲弄過的綠水！

——他想抓住那浮現于心靈上一幕一幕的美麗的

往事；但都電影似底溜去了，片段未嘗抓住！

！只今惟有飄渺的回憶——過眼浮雲浪浪似底；

于是，他滴落了淚珠，點點的淚珠，都滴在了

潔白的石上，他潛意識似底想遺下一點「痕跡

」，作為故處重來的記憶；但是，目前的別離

，痛苦的……

「端哥！端哥！您又在這……呵！端哥！

您笑了嗎？……看這淚痕！」

伊活潑底跑來，和他又並肩坐在一起，伊

看見他凝視着流水，呆坐不語；「呵！水面又

映現了我倆底影子？呵！您仍是那樣……」

他不敢再往下追想，追想夢般的往事，這頃刻

思潮的澎湃，他趕緊底以理智的力量抑住了；

「端哥！您有什麼悲愁呢？……好了，我

取釣竿去，回頭再玩呵！」伊說畢便要抽身欲

起；

「琴小姐！您不用取去了，我們就要走了

——」姑媽由門口出來，後面緊跟着的是伊底

母親；

「琴兒！你姑媽要回故鄉去了，須你端哥

一塊跟去……」

「呵！……」

兩隻小手在空閒，由緊緊底接觸，而慢慢

底離開——無音底離開了；於是，在光明中滑

滅了一對黝黝的影子……

溪岸上那棵矮粗的垂柳，在空閒間他和她

招依着……

婦聲

- 一，首都十一婦女團體於本月十三日電毛澤東促其至南京出席國民代表大會，共謀國事，完成憲政之實施，奠定民主基礎。
- 二，由羅斯福夫人主持之「國際婦女大會」十月十四日在紐約開幕，出席五十三國代表共二百名。
- 三，遠東美國將士夫人近籌組一義勇隊，將分赴遠東各國之美紅十字會及其所屬醫院或隨軍醫院服務。
- 四，江西省婦運會由主任委員朱劍華召集婦女界名流五十餘人開婦女聯誼會。
- 五，河北省女參議員十五日發表，五十名參議員中有女參議員李淑敏，王冬珍等二人。
- 六，本市女青年會近成立一婦女家庭常識班，十月二十五日已開始上課。
- 七，據確息傳女文藝作家凌淑華女士近執教於武漢大學。
- 八，平津婦女聯誼會於十月二十六日由李夫人（郭德潔女士）召集開成立大會，到會婦女界名流三百四十餘人，選出理事一百名，常務理事二十二名，監事十一人，推選李夫人為會長，羅毓鳳與孫家玉二女士為副會長。

空虛 (散文) 唯樸

飄飄的雲，擋住了月光，叢樹下的甬路連人爲的燈光也不見。許多裝飾不同的脚，擦觸着地面，發出雜沓的音響，沒有恐怖也無寂寞，適性怡意的情緒，有如拉船的騾繩，力的方向朝我們要去的地方，到後湖了，一汪死水，十幾隻木筏比排在岸邊，中央星散的幾隻，被三兩個生疏的水手操縱着。狹窄而纏綿的湖水，擁擠而透水的木艇，划行起看不到多大天地，缺乏了遼闊無涯的壯意，也少着靜謐清麗的風味。

適意的思緒消逝了，代替它的是千里外的遐思，暫時我徜徉在遼闊的海洋，佇足於明秀的岸灘，身畔一位遊伴會與黃海朝夕相伴過。於是，我們的談話，有如順風的小舟，隨即改變了方向，我們談到了莊靜的海濱公園，水族館，海濱浴場，以及那附近變成學生決鬥場所的事。我覺得自己又輕飄飄的又踏上了溼海的柏油馬路，登上了市中的三層樓，……：箱在樓窗的那張天然畫幅有白色的鵝鳥，風帆，噴煙的火輪，還有天際的濃雲波，而的浪濤……：剎那一層厚重的紅白色素把一切全遮沒。再顧着眼看時，一隻巨輪在疾風驟雨驚濤駭浪中狂奔，漸漸地由快而慢而停滯而旋轉，火輪的頭頂，憤怒的噴着黑烟，「太陽快快打救吧！」我祈求着用了最大的虔誠。一想起祈禱猛然憶及剛剛停止對話的教徒——遊伴——祈求嗎？可是我並無意請人幫忙我。

歸途中我不再說什麼了，我努力整理起剛才的遐思，預備揭示給與我有過類似感觸的人們，可是我我只抓住了一個空虛。

廣告價目表

面積	價目
全 面	五萬元
三分之一	三萬元
四分之一	二萬元

婦聲半月刊 第一卷 第三期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發行者：婦聲半月刊社

主編：葛育華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報攤

每冊定價四百元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社址：北平粉子胡同三號

